

夜是溫柔



7403084
7409295





夜是溫柔

夜是溫柔

岑凱倫

夜是溫柔

馬

夜是温柔

封面设计：刘 华

责任编辑：纪咏梅

著者：(香港)岑凯伦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中国石油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6.5印张,150千字

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册

ISBN 7—80035—893—6/I·381

定价：3.80元

内容简介

深夜，风流倜傥，侠义过人的清俊男子——仕枫，独身行于静秘的街道上；突然，一个看不出是男是女，一身黑色衣裤的身影，箭般疾出，连呼救命，不庸置疑，仕枫一把揽住这位逃命之人，谁知，逃命人身躯甜软可人，一袭香气沁人心脾，一头又黑又长的头发，恍如飞瀑，一泻及地……此际，竟令仕枫陷入无可自拔的境地；并因此演绎出一幕让人垂泪的男女恋情之哀剧……

此书向为岑凯伦之畅销巨作，此次大陆原版推出，俊男美女不可不谈，其间，对爱之辩析；对情之揣测系经验之谈，绝无缪解；会君于艺术欣赏之外，亦能及到婚姻、恋情之意外收获……莫错良机……切记！切记！！

序

自小，我即爱提笔乱涂鸭，尤其，我爱编故事，爱故事里的人物，悲欢离合全握在我手中，那份主宰的感觉，总令人陶醉。

实际的人生，我无法完全把握，因为，各人想法不同，作风不同，于是，我更爱写了。

写作的范围可以很广，文艺、武侠、宗教——文艺有文艺的气息；武侠有武侠的豪迈；宗教有宗教的真理，各种类皆自成一个天地。

曾经有一位宗教刊物主编问我，奇怪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居然也能写？

我不知道所谓能写的人，该且备什么形象，能写的人，也一样是人，要吃要喝要呼吸呀？！

还有好几个宗教单位，希望我去帮忙编务，但是我婉拒了，因为我是个自由惯了、不喜受拘束的人。

自由，真的是很可爱，任何时间、空间，只要你爱写便写，爱画便画；爱走山看水，便去！多浪漫！

人，有时候不免会犯错，如果，人人都能宽宏

大量，对周遭的朋友，不时付出谅解、包容，这世界当更美丽。

人的一生，说长不长；说短不短，单看各人如何运用、筹帷，这是我在这个故事中，一欲申诉的重点，谨以此文，献给各位读者。

夜，已经很深了。

街道上，行人寥寥无几，不过，偶而会有人声、车声呼啸而过。所以，看似寂寥的夜空，其实是不寂寞的。

宋仕枫腋下夹了一叠公文，一踏着夜色，不疾不徐的向前走。

绝大部份的商家，都已关门熄灯了。不过，有些大厦还灯火通明的亮着灯，还有些酒吧店、卡拉OK，以及专做夜间生意的店内，依然热闹如昔。有时，关着的大门，仍旧掩不住那份热闹外泄，不时的传向寂静的大街上。

然而，这些却无法吸引宋仕枫。

他不是喜欢纵情于声色场所的人，不过，这并不是表示他讨厌那种场合，只是不喜欢而已。

走尽这条长街，再向右弯，走几步路，家就到了。

当仕枫走到转角处，正待转弯之际，他看到前方路旁的一栋大厦里，有一层楼正一明一灭的闪着灯光。

仕枫有点奇怪，他不禁停下脚，望住那栋大厦，发光的，在第十二层楼，那也不是什么发光，就是电灯一明一暗，奇怪的是，这灯光的一明一暗之间，有着一定的规则，以及一定的间隔时间。

注意了一会，发现灯光的明暗有时持续一秒，有时他观察它的信号，是一短两长……。

观察了数分钟之久，依他的猜测，这是有人在放信号，只是，不知……。

突然，灯光暗了之后再也没亮过，仕枫抬起脚，正想转向自己家的方向，只跌“锵！”一声脆响，似乎是打破玻璃的声音，接着，那栋大厦的十二楼，整排灯光亮了起来。

本是不干己事，不过，为了一份好奇，他竟然不知不觉的走向大楼对面……。

不一会，大楼最底层的门开了，一条黑影，正仓惶的冲出来，奔向仕枫站立的方向。

等这人跑近了，仕枫依然看不出来者是男是女，只看到此人全身黑衣黑裤。

这人或许先前并没看到仕枫，等快接近仕枫时，他有两、三秒的停顿，但只一瞬间，他依然跑近仕枫，低低地道：“请救救我！”声音虽然仓惶，但却听出是甜美可人、清脆的女孩子声音。

说完，这人伸手挽住仕枫，另一只手则往他自己头上一扯，顿时，一头又黑又亮的长发，恍如飞瀑，一泻而及她的腰际。

仕枫只呆了一秒，这一秒，他是在考虑救与秒救，但他不及细思，大楼内连续又奔出两位彪形大汉，只是，那两人一向左，一向右，各自跑了开去。

这时，仕枫挽住她的手臂，立时向反方向缓步而行，才

走两、三步，就转进巷内，往他家走去……。



仕枫的家，也在一栋大厦内，他住五楼。

里面布置得富丽堂皇，一共有四个房间，其中一间是套房，偌大的房子里却只住了仕枫和他老爸两个人。

平时，他老爸都会等他回来，可是，今天却提早就寝了，不！或许是仕枫晚回来了。

关好门，仕枫打开壁灯，立时，一股柔软而富罗曼蒂克的气息，随着红色的灯光，流泻在客厅中。

接着，仕枫将公文搁到矮桌上，这才真正面对着挽他手臂的陌生女人。

只见她全身黑，一张娇嫩的脸蛋，因紧张而微微发白，不过，此刻因灯光的关系，而现出酡红。

她五官小巧宜人，一双翦水秋波，好像溢满了水，随时会有一串珍珠泻下似的，一张菱角嘴，宜喜宜嗔。

仕枫不是没见过女人，但是，像这种不经人工雕琢，浑然天成的绝丽女子，别说没看过，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哩！

一时之间，仕枫望着她发呆，竟然忘了置身何处……。

女人让仕枫望得不好意思，她菱角嘴一翘，黑白分明的大眼瞪了仕枫一眼，含羞的低下头去。

仕枫轻呀了一声，收起忘形的神情，倒了一杯水给她，

同时道：

“请问小姐贵姓？”

“我……姓唐，叫唐娜。”

“请随便坐，不必拘束。”仕枫手摊了摊。

“谢谢。”唐娜甜美的一笑。落落大方的找了个位置坐下。

“唐小姐，好像不是……本地人？”

“咦？我国语说得不好吗？”唐那眼一横，反问。

“不！不！唐小姐国语说得好极了，我是凭直觉。”仕枫顿了一下：“我去弄个三文治、烧一壶咖啡，当宵夜。”

不等唐娜有任何反对的话，仕枫已走向角落的吧台，一面弄，一面又问：

“听唐小姐的口气，好像我猜对了！”

“嗯，不错。”唐娜慢慢的说：“我不是本地人。”

“哦！唐小姐咖啡要加糖吗？”

“好。我要甜一点。”

不一会，仕枫端了两份点心出来，一份给唐娜，接着，他又打开客厅的吊灯。

“深夜打扰，真不好意思。”唐娜客气了一番，也吃起点心。

“唐小姐哪里人？”仕枫一面吃，一面拾起话题。

“我是……我一向住在香港。”

“哦？香港哪里？”

唐娜藉着吃东西，一面似乎……在思索……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如果他们是坏人，我们就去报警嘛！”

“不！不！不行！”唐娜惶恐的叫。

“好！好！不报警。告诉我，究竟怎么一回事。”

唐娜双眼一转，忽然捧住头，低低叫道：

“啊！我…我的头好痛，好痛……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仕枫吓了一跳。

“我…这是老毛病…头…痛，睡一下…就…就好了。”

“呃！那…你到客房休息一下吧！”

仕枫有点慌了手脚，手足无措的将唐娜让进客房内，看她捧着头，躺上床，他才替她关上房门，退到客厅。

仕枫歪着头，思索了好一下，终于耸耸肩，收拾好桌上残杯剩盘，熄了灯，也回自己房内就寝。

次日，仕枫让一阵敲门声给弄醒了，他看看表，叫了一声，忙下床开门。

“阿枫！你快来不及上班了。”里仁在房门口说。

“爸！你怎不早点叫我？”仕枫急急的挑选上衣、长裤。

“我不敢叫你呀！我以为…以为……。”里仁说着，伸头朝仕枫房内望望。

仕枫好笑的道：“爸！拜托，你儿子不是这种人。”

说完话，仕枫才想起，屋内还有另一位美丽的女客——唐娜。

穿戴整齐，仕枫忙去敲客房的门，敲了老半天，没人应，仕枫只得推开门，一看，房内空空的。

他冲进去，床上的棉被折叠得好好的，床边小几上，留

有一张便笺，字迹异常娟秀：

“谢谢您的招待以及帮忙。有空可到九龙半岛的调景岭，临海一街，我家一游。
唐娜。”

娟秀的字迹，恍如她娟秀姣美的脸庞，但是，她乍现即杳，不留任何可寻的踪迹……不！有一张纸，这张纸条便够了。——仕枫捏紧纸角，怕它像她，也消失无踪。

可是，要到香港、九龙找她吗？

那……哎！

仕枫心里有股惘然若失的感觉……。

里仁赶了过来，关心的问：

“阿枫！唐小姐呢？走了？”

“嗯。”仕枫带上客房房门，拿起公文，预备去上班。

“阿枫，早餐在桌上呀！我早弄好了，吃完再去公司嘛！”里仁赶在仕枫身后，嘀嘀咕咕地。

“爸！我来不及了！”仕枫穿好鞋，立起身回道。

“哎呀！又不差五分、十分的。”

里仁话未说完，仕枫如一阵风，带上大门，人已飘了出去。

里仁上前，检查一下门，确定关上了，才摇摇头，回身进厨房……。



宋仕枫一踏入公司，便看到打电脑的林芳瑛坐在他办公桌对面，愁眉苦脸地。

“拜托！我的少爷，你总算来了！”林芳瑛一看到仕枫，立即弹跳而起。

“怎么啦？”仕枫将公文放到桌上，便去打卡。

“我的电脑出毛病了。”林芳瑛道：“就等你修。”

“什么毛病？”

“速度很慢，我打下去，大约要二、三分钟，字幕才会出来。”

仕枫跟着芳瑛到电脑室，摸摸电脑、按按字键，一下就找出毛病了。

“看吧！我就知道，你一来准定修好的。”芒瑛喜孜孜地：“瞧，这一大堆文件要输入，浪费了我一个钟头的时间。”

“知道毛病在哪儿就简单了。”

“谢谢您！”芳瑛道了谢，一面还媚眼不断地抛向仕枫。

仕枫很快的退出电脑室，刚坐下，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。

“喂！我是宋仕枫。”

“仕枫！我是黄家河！”

“哦！有事？”

“于岱兴回国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?”

“昨天。”

“看来不错，他是学成归国了。”仕枫笑道。

“喂！大伙为他接风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今晚。就在燕子楼。”

“好呀！你还约了谁？”

“没几个人，就是在校时，最谈得来的咱们五位！”

“陈玉政和王胖子？”

“yes! yes!”

“好吧！我六点半准时到！”仕枫爽快的说。

“嘿！等等！”黄家河情急的叫，他怕仕枫会挂掉电话。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仕枫懒懒地，他知道家河的意图，所以不很起劲的反问。

“拜托！拜托你……。”

仕枫拢起眉峰，望一眼电脑室的门，压低声音，道：

“拜托你，别强人所难！”

“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！”

“你，真是……说吧！”

“拜托你约你公司的林小姐，一起来！”

“什么！”仕枫叫，随即又压低声音：“这简直——莫名其妙！追女孩哪是这种追法？你自己不会约她？”

“我约不动她嘛！拜托！拜——。”

“我现在很忙，要约你自己去约，拜了！”说完，仕枫忙挂断电话。

大学四年，仕枫太了解家河了！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看到女孩子那付猴急相，让人受不了。

也难怪，大学到现在，竟然没有一位女孩子愿意做家河的女友。

一会，电话又响了，还好，不是他的，他是真怕定了家河。

忙到十点左右，吴经理施施然地由经理室踱了出来，他看大伙忙的正起劲，满意的微微颌首。

接着，他提高声音，道：

“各位！大家辛苦了！”

所有埋首工作的同仁，此时都停下手边的工作，抬头望向吴经理。只听吴经理道：

“最近，我们在北投山麓的那批房子，已经全部售罄，成绩斐然。林董事长很高兴，下个礼拜，他要到台北来。”

“经理！”接电话兼会计的王佩其嗲声道：“林董要加我们薪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不知道哩！”吴经理尴尬的笑笑。

其他人都窃窃暗笑，只有王佩其较敢说话，吴经理随意看了一看四周，又转回他的经理室，佩其凑近仕枫道：

“小宋，你看林董到台北来干嘛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仕枫看也没看地，依然自顾低头工作。

“我看，他来选媳妇！”同事李祖原忽然道：“准定选中王